

YUWENXUE LUNJI

语文学论集

(增补本)

张永言 著

语文出版社

433564

语文(112)目録

语文学论集

(增补本)

张永言 著



204335647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学论集:增补本/张永言著. - 2版.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9.5

ISBN 7-80006-259-7/H·75

I. 语… II. 张… III. 汉语史 - 研究
中国 - 文集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700 号

YUWENXUE LONJI

语文学论集

(增补本)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13.875印张 348千字

1999年5月第2版 1999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0.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我在学习中国语文学的过程中写过一些论文和札记，现在略加选择，编成这本小集，以备翻检，并就正有道。这些文章原来分别发表于《中国语言学报》《中国语文》《语言研究》《民族语文》《语文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音韵学研究》等刊物，收入本集时都作了或多或少的修订。其中“汉语词汇”一篇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的条目，不是论文或札记，列于编末。

这次編集拙稿，承蒙吕叔湘先生、俞敏先生鼓励，谨此敬致谢忱。

张永言

1989年8月于成都

增补本赘语

感谢语文出版社厚意与冯瑞生编审盛情，小集得以重加拂拭，增补再版，作者深为欣幸。此版除增加若干文篇及附录外，于原有诸篇间有修订，编排次第也有所调整。十年来在治学上多承徐文堪先生教示，于此谢之。

作者

1998年2月在成都

目 录

- 词义演变二例…………… (1)
- 再谈“闻”的词义…………… (7)
- 从“闻”的词义说到汉语词源学的方法问题
——追答傅东华先生…………… (10)
- 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19)
- 《说文通训定声》简介…………… (46)
- 介绍两部训诂书
——《经籍纂诂》和《辞通》…………… (52)
- 《续方言新校补·方言别录·蜀方言》点校本前言…………… (64)
- 古典诗歌“语辞”研究的一些问题
——评张相著《诗词曲语辞汇释》…………… (72)
- 读《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偶记…………… (99)
- 读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札记…………… (106)
- 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声母说…………… (143)
- 《水经注》中语音史料点滴…………… (153)
- 酈道元语言论拾零…………… (159)
- 关于词的“内部形式”…………… (164)
- 论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 (177)
- 关于一件唐代的“唱衣历”…………… (217)
- 李贺诗词义杂记…………… (222)
- 词语琐记…………… (230)
- “为…所见…”和“‘香’‘臭’对举”出现时代的商榷…………… (243)

两晋南北朝“书”“信”用例考辨·····	(247)
语源札记·····	(256)
语源探索三例·····	(262)
一 “浑脱”考·····	(262)
二 “沐猴”解·····	(269)
三 说“淘”·····	(276)
“轻吕”和“乌育”·····	(285)
汉语外来词杂谈·····	(290)
《世说新语》“海鸥鸟”一解·····	(306)
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之商榷·····	
——为祝贺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作·····	(309)
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	
——为祝贺季羨林先生八十华诞作·····	(360)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与汪维辉合撰)·····	(393)
汉语词汇·····	(418)

附录

“闻宥遗札”前记·····	(430)
俞敏·····	(432)
自述——我的中学时代·····	(433)

词义演变二例*

研究个别词语的历史是语言史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维诺格拉多夫院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就很重视这种研究;他写过一系列的论文,分别探讨了一百多个俄语词语的历史^①。加尔其娜—费多鲁克教授(Е. М. Галкина — Федорук)认为这是维氏在语言学上的一个重要功绩^②。以汉语历史之悠久、文献之丰富,个别词语的历史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工作也更为艰巨,决不是少数人能够做得了或做得好的。我们希望有许多的学者来从事这个对汉语词汇学、语义学和词典学有重大意义的工作。郑奠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汉语词汇史随笔》^③,就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因此不揣浅陋,抄出札记两条,作为初步的响应。

闻

“闻”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是“听到,听见”,这从字形上就可以看出来。《说文》十二篇上耳部:“闻,知声也。从耳,门声。”(据段注本)由此又引申出“名声,名誉”的意思。但到了现代汉语里,“闻”

* 原载《中国语文》1960年第1期。

① 论文目录见《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俄文),1956,页302-3。

② 上引书,页6。

③ 《中国语文》1959年第6—9期,11—12期,1960年第3期,1961年第3—4期,6期。

却只有“(用鼻子)嗅”(不是“嗅到”)的意义,词义从听觉方面转移到嗅觉方面来了。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可是关于它发生的时代似乎很少有人讨论到。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曾经在一篇论文里接触到这个问题^①,认为这个变化发生在六朝时代。我们没有机会读到太田先生的原作,就中文节译本看^②,他所举的论据只有两条:《博物志》:“长安万里,或闻香气芳。”《晋书》:“寮属闻其芬馥,称之于充,充意知女与寿通。”

这里我们认为有三点值得商榷。首先,论断不可靠。因为“闻”的“嗅到、闻到”义的出现远远早于六朝。例如《史记》卷一百二十九《滑稽列传》:“罗襦襟解,微闻芴泽。”其次,史料的运用上欠周密。唐修《晋书》不能作为论证六朝语言现象的材料。事实上,“闻”的嗅觉义产生以后,起初力量似乎微弱,可是到了魏晋时代就有很大的发展,有丰富的语言史料为证,单是《博物志》一例似嫌不足。第三,引文不出卷次、篇名,文字颇有脱误。现在我们举出较多的用例如下,借补太田先生引证之未备。

(a)魏文帝曹丕《与朝臣书》:“江表唯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秬稻耶?上风吹之,五里闻香。”(《全三国文》卷七)《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恪将见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明将盥漱,闻水腥臭。”张华《博陵王宫侠曲》二首之二:“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博物志》卷三:“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指海》本)郭澄之《郭子》:“陈騫以韩寿为掾,每会,闻寿有异香气。”(《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七十六)《世说新语·惑溺》:“[贾充]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卷五“观佛心品第四”：“当于何处不闻此香。”(《大正新修

① 太田辰夫：“近代语における非恣意的动词の形成について”，《中国语杂志》第五卷第六号，1950年11月。

② 陈文彬译“近代汉语‘无心’的动词的形成过程”，《中国语文》1953年第10期。

大藏经》第十五卷,页671)梁慧皎《高僧传》卷十“宋京师杯度”：“合境闻有异香。”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箴戒》：“又有千和香，闻之使人动诸邪态，兼令人睡眠。”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诗：“遥见疑花发，闻香知异春。”

(b)《博物志》卷二：“西使临去，又发香器如大豆者，试著宫门，香气闻长安四面数十里中。”干宝《搜神记》卷一：“钩弋夫人有罪，以遭死，既殡，尸不臭而香闻十馀里。”《汉武故事》“兜末香如大豆，涂门，香闻百里。”(《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三引)又：“既殡，香闻十馀里。”(《御览》卷一百三十六引)任昉《述异记》卷下：“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闻于千步也。”(《汉魏丛书》本)又：“千年松香闻于十里。”(同上)《十洲记》：“山多大树，与枫木相类，而花叶香闻数百里。”(《汉魏丛书》本)庾信《道士步虚词》十首之八：“灵驾千寻上，空香万里闻。”

这些例证足以表明“闻”用于嗅觉方面在魏晋南北朝已很普遍，显然已经不是一种新的语言现象萌生时的状况了。

到了唐代“闻”的嗅觉义的应用继续发展，用例甚多。太田先生只举了三例，而其中杜甫诗一例即《辞海》所引，韩愈诗一例即《辞源》所引，这是很不够的。据我们初步调查，出现这类用例的文献，散文有《晋书》、《梁书》、《法苑珠林》、牛肃《纪闻》、苏鹗《杜阳杂编》等书，诗歌有沈佺期、孟浩然、元结、元稹、温庭筠、李商隐、陆龟蒙、韩偓等人的作品。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略而不举了。

仅

王力先生在他的论文《理想的字典》和《新训诂学》以及专著《汉语史稿》里谈到词义演变的时候，都举了“仅”字为例，说明唐代的“仅”与近代不同：唐代的“仅”是甚言其多，而近代的“仅”是甚言其少。王先生认为这是段玉裁的发现，因为他对于字义具有史的

观念,眼光敏锐,所以注释《说文》(八上人部)“仅”字会注意到这样的不同^①。这里王先生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但也还有可以进一步讨论之处。

一、就我们所知,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不是小学家段玉裁(1735—1815),而是比他早生一百年的诗人王士禛(1634—1711)。《香祖笔记》卷二有一条说:

“仅”有“少”“馀”二义,唐人多作“馀”义用。如元微之云:“封章谏草,繁委箱笥,仅逾百轴”^②;白乐天《哭唐衢》诗:“著文仅千首,六义无差忒”^③;小说《崔炜传》:“大食国有阳燧珠,赵佗令人航海盗归番禺,仅千载矣”^④;《甘泽谣·陶峴传》:“浪迹怡情,仅三十载”^⑤;《摭言》:“曲江之宴,长安仅于半空”^⑥;《玉壶清话》:“《南唐先主传》:吴越灾,遣使唁之,赍帑币粮糒,仅百馀艘”^⑦之类。至宋人始率从“少”义,迄今沿用之。

从征引元微之语段氏讹误与王氏相同看来,段氏可能见到过王说,只是经学家不愿意称述“说部”以注《说文》而已。

- ① 王力:“理想的字典”,《国文月刊》第33期,1945年3月,页20;又:“新训诂学”,《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开明书店,1947,页186;又:《汉语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页19;下册,1958,页561。
- ② 语出元稹诗题《郡务稍简,因得整比旧诗,并连缀焚削封章,繁委篋笥,仅逾百轴,偶成自叹,因寄乐天》,见《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二。王士禛引文有错误。
- ③ 《全唐诗》第七函第一册“白居易一”《伤唐衢》二首之一。“著文”作“遗文”。
- ④ 《太平广记》卷三十四“崔炜”条引裴鏞《传奇》:“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王士禛引文有删改。
- ⑤ 《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陶峴”条引袁郊《甘泽谣》。
- ⑥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散序”:“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今所见《雅雨堂藏书》本及《学津讨源》本均不作“仅”,不知王氏为别有所据抑征引有误。
- ⑦ 语出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九《李先主传》,王氏引文“灾”下有节略,“遣”上脱“乃”字。

二、“仅”本来只有一音一义：音就是《广韵》去声震韵“渠遴切”（jin）一读，义就是段玉裁所说的“庶几之几（jǐ）”^①。“言其少”和“言其多”只不过是“几”这一意义的两种不同的用法。在语文学上一个词的意义（значение）和用法（употребление）是有区别的。但不同的用法可能有消长，而意义和用法也可能发生转化；词的某一用法可能变为独立的意义，甚至成为它的主要意义^②。“仅”字在魏晋时代已经用于“甚言其多”。例如《晋书》卷四十六《刘颂传》载颂上晋武帝疏：“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开国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③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服黄精仅十年。”到了唐代，这一用法大为普遍，例证甚多。如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师子国王买取此处，兴造斯寺，僧徒仅千。”《旧唐书》卷九十八《魏知古传》载知古上疏：“造作不息，官员日增，今诸司试及员外检校等官仅至二千余人。”樊绰《蛮书》卷四：“及分布贼众在牌筏上，仅二千余人。”《太平广记》卷七十四“俞叟”条引张读《宣室志》：“自晦迹于此，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又卷五十四“韩愈外甥”条引杜光庭《仙传拾遗》：“乃慕云水不归，仅二十年，杳绝音信。”又卷四百十九“柳毅”条引陈翰《异闻集》：“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又卷八十二“李子牟”条引薛用弱《集异记》：“音乐之中，此为至宝，平生视仅过万数，方仆所有，皆莫之比。”与此同时，“甚言其少”的用法仍然通行。例如《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条引李复言《续玄怪录》：“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

① 《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1915）“仅”字下径作“庶几”，不准确。参看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二“仅”条。

② 参看 P. A. Будагов: 《Введение в науку о языке》, 1958, стр. 19—20; И. В. Арнольд: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1959, стр. 62—3.

③ 年辈长于段玉裁的姚鼐在他的《援鹤堂笔记》里已经指出“唐人用‘仅’字每以多为义”，并引据刘颂此疏证明“以‘仅’为多亦不始于唐”。引见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页45。

敌。”又卷六十八“杨敬真”条引同书：“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又卷三十四“崔炜”条引裴鏞《传奇》：“见乞食老妪，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殴之；计其值，仅一缗耳。”又卷四十“巴邛人”条引牛僧孺《玄怪录》：“每橘有二老叟，…身仅尺馀。”降及宋代，“仅”字除了用于“甚言其少”而外，仍然常常用来“甚言其多”，跟唐代一样。例如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无畏传》：“聚沙为塔，仅一万所。”又《大宋僧史略序》：“原彼东汉至于我朝，仅一千年。”陆宰《埤雅序》：“先公作此书，自初迨终，仅四十年。”黄伯思《东观馀论》卷上“法帖刊误下”：“当时亲遇得已难，况复传今仅千岁。”文莹《玉壶清话序》：“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初至熙宁间，得文集二百馀家，仅数千卷。”（《知不足斋丛书》本）《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三之一四》载建炎二年正月十八日发运司梁扬祖言：“体访得粮纲往往沿路留滞，盖缘押纲自买船只，仅及千料以上。”王士禛说“仅”字“至宋人始率从少义”，这是不准确的。看来“仅”字“甚言其多”这一用法渐趋消失，而“甚言其少”这一用法逐步占居主导地位，成为这个词在近现代汉语中的主要意义乃至唯一意义，这大约是南宋以后的事情。比如杜甫《泊岳阳城下》诗“江国逾千里，山城仅百层”的“仅”，元代赵汭本给改成了“近”；《玉壶清话》“仅数千卷”的“仅”，有的本子也给改成了“近”；《甘泽谣》“仅三十载”的“仅”，元末明初陶宗仪编《说郛》给改成了“垂”^①。大约当时“仅”这个词的“言其多”这一用法已不甚通行，人们对它已渐感陌生，因而有这类窜改古书文字的事情发生。在处理语言史料的时候，诸如此类的现象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一方面要去伪存真，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它们作为窥探语言发展、词义演变的时代的旁证。

① 涵芬楼本《说郛》卷十九。

再谈“闻”的词义^{*}

在《词义演变二例》一文里我曾经说：“闻”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是“听到、听见”，词义从听觉方面转到嗅觉方面当“嗅到、闻到”讲西汉时代已见，引《史记·滑稽列传》“微闻芴泽”为证。随后孟伦先生指出《韩非子·十过》篇已有“闻酒臭而还”的用例，因而说这一词义变化的时代应当上推到战国^①。

其实，我的论断诚然不确，孟伦先生的说法也未为探本之论。如《尚书·酒诰》：“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②这里的“闻”应当就是用于嗅觉义。《酒诰》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比战国末年的《韩非子》早得多。事实上，就传世典籍而言，这已经推到了汉语历史的最古阶段。因此我们很难说“闻”的听觉义和嗅觉义的产生究竟孰先孰后。虽然甲骨文和金文“闻”字

* 原载《中国语文》1962年第5期。

① 孟伦：“‘闻’的转义用法时代还要早”，《中国语文》1960年第5期，页216。此文仅引《韩非子·十过》一例，而这个例也是前此裴学海在《古汉语讲议》（河北大学出版社）中所引。其实在上古汉语里还有别的例子。如《韩非子·饰邪》：“闻酒臭而还。”又《内储说下》：“顷尝言恶闻王臭。”《战国策·楚策四》：“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王念孙校作‘臙’）乎如入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说苑·杂言》：“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②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译为“他不能使他的品德芳香，以致上升到空中被老天闻到，而只是为民众所怨恨。大群人自由地在喝酒，腥气被上天都闻到了。”（页110）

就从“耳”，但这只是造字时的取象，而造字取象只能取其一端，“闻”字从“耳”并不意味着它所表示的作为音义结合物的那个词当时就限于“知声”这一个意义或用法。犹如“初”字从“刀”从“衣”，而它所表示的那个词未必起初只用于或主要用于“裁衣之始”一义。这样，对于“闻”的词义转移或交叉现象，似乎应当另求解释：

一、“闻”的意义最初是兼包听觉和嗅觉两方面，以后才仅用于或主要用于听觉方面，这是词义的专化或缩小，再后又从听觉转到嗅觉，这是词义的转移，其间经历了两个阶段。

二、在近代以前“闻”的听觉义和嗅觉义的关系乃是共时的交替而非历时的演变。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J. Vendryes)在他的名著《语言》(*Le langage: 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à l'histoire*, 1921)里曾说：

感官活动的名称也是容易移动的。表示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的词常常彼此替代着用，…所以希腊语动词 $\alpha \lambda \sigma \acute{\alpha} \nu \omicron \mu \alpha \iota$ 用于感觉、听觉和嗅觉。威尔斯语动词 *clybod* (听到) 用作“嗅”“尝”“摸”的意义，爱尔兰语动词 *atcluiniur* (我听到) 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些意义上的过渡无疑是由心智在各个感官活动之间自然建立起来的“对应”所促成的^①。

看来古汉语动词“闻”在这方面与上引希腊语、威尔斯语和爱尔兰语(特别是希腊语)的情形正相一致。由此可见，不同的刺激，作用于相异的感官，而在语言里却可以用相同的词来表示。这种现象也就是心理学和语言学上所说的“感觉挪移”或“通感”(synaesthe-

① 笔者手头无房氏书原本，此处据俄译本(1937，页192)参照英译本(1925，页204—5)译出。房氏这一见解，笔者前文所引太田辰夫文中已简单提及。

sia)^①，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综合上说，我们不妨认为：“闻”的意义本来是“感知(声音、气味)^②，(声音、气味)为…所感知”，引申为“(声音、气味)传播或扩散(到)”；往后词义专化为“感知(气味)”，相当于今语“闻到，嗅到”，最后演变为现代口语的“(用鼻子)嗅”一义^③。

三、指听觉的“闻”和指嗅觉的“闻”来源不同。这从亲属语言里似乎看得出一点迹象：在藏语里“听”是 *ṅan*，而“闻”是 *mnam* (“香闻百里”之“闻”)和 *snom* (“用鼻闻香”之“闻”)。^④ 它们都可能与汉语“闻”(mīwən)有渊源关系^⑤，只是在汉语里原来不相同的两个词由于趋同演化(*convergent evolution*)后来合而为一了^⑥。

① 详见 S. Ullmann: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2nd ed, 1957, pp. 233, 266; B. A. Звегинцев: 《Семасиология》, 1957, стр. 41, 45; И. В. Арнольд: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1959, стр. 70; 钱锺书: “通感”, 《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② [补]直到中古汉语都还有“闻”兼指听觉和嗅觉的用法的遗迹。例如东晋失译《那先比丘经》卷中：“二者耳闻好声，复有所望，是故令人内喜；三者鼻闻好香，复有所望，是故令人内喜。”又：“二者耳闻恶声，令人不喜；三者鼻闻臭腥，令人不喜。”(《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二卷，页710)梁慧皎《高僧传》卷十“宋京师杯度”：“灵期乃将数人，随路告乞，行十馀里，闻馨声香烟。”

③ [补]现代口语“闻”的这一意义，似东晋已见。例如《那先比丘经》卷中：“不能用耳听音声，不能用鼻闻香。”(《大正藏》第三十二卷，页712)殷孟伦先生在“‘闻’的词义问题”文中认为现代汉语“闻”的这一词义的来源在宋代末期(见《中国语文》1962年第11期，页500)。此说尚可商。

④ [补]参看包拟古(Nicholas C. Bodman): “Some Chinese Reflexes of Sino-Tibetan s-Cluster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1, No. 3, 1973, pp. 383-4.

⑤ 参看闻宥：“论汉藏语族中 m->ṅ-之演化”，《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1卷，1941，页277以下。

⑥ [补]参看冯蒸：“论汉语和藏语进行比较研究的原则与方法”，《词典研究丛刊》10，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页191。

从“闻”的词义说到汉语词源学的方法问题

——追答傅东华先生*

1960年我曾发表《词义演变二例》一文^①，其中涉及“闻”的词义；1962年又写了一篇《再谈‘闻’的词义》^②，对此有所申论。傅东华先生(1893—1971)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有关于一个具体的词的词义，而是有关于汉语语源学的根本方法”，因而不吝珠玉，撰文指教^③。对于傅先生论文中的一系列论点我都未能苟同，于是后来又写了《三谈‘闻’的词义》，准备向傅先生和读者请益。文章未及刊布，而“四清”运动开始，“对于‘闻’字词义的考证”竟成了语言学界大刮“考证风”“害苦了读者”的“一个典型的例子”^④。忽忽近二十年，傅先生早已作古，就正无从，思之黯然。今重录旧稿，更换题目，付本校“学报丛刊”发表。窃师古人追答之意，聊托悬剑之感云尔。

1.0 傅文首先根据“门”(m-)声的“闻”金文和《说文》所载古文作“昏”(x-)声的“聃”，推断它本有 x-和 m-二音，而以 x-为其原

* 原载《汉语论丛》(“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2辑)，1984。

① 《中国语文》1960年第1期，页33—4。

② 《中国语文》1962年第5期，页229。

③ 傅东华：“关于‘闻’的词义”，《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页480—1。本文所引傅先生说都出自此文，不一一注明。

④ 《光明日报》1964.12.23，第2版；《中国语文》1965年第1期，页4—5。